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2

中國經典

詮釋傳統（一）通論篇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俊傑◎編

中國經典

詮釋傳統（一）通論篇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黃俊傑○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黃俊傑編
---初版---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2004〔民93〕 512面；15*21公分

ISBN 957-01-7246-0

1. 儒家 - 論文, 講詞等
2. 解釋學 - 論文, 講詞等

121.207

93007908

統一編號 1009301460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2

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

編 者：黃俊傑

策劃者：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出版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行人：陳維昭

發行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地 址：臺北市 106 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 話：02-23630231 轉 3914

傳 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2004 年 6 月初版

ISBN 957-01-7246-0

定價：新台幣 550 元

NT\$ 220,-

【東亞文明研究叢書】

(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策劃)

(按姓名筆劃排列)

召集人	李弘祺	紐約市立大學／臺灣大學
主 编	黃俊傑	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
編輯委員	Benjamin A. Elman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子安宣邦	日本大阪大學
	古偉瀛	臺灣大學
	甘懷真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
	李明輝	臺灣大學／中央研究院
	吳文星	國立師範大學（常務編委）
	吳展良	臺灣大學
	高明士	臺灣大學
	陸 揚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常務編委）
	張隆溪	香港城市大學
	張寶三	臺灣大學
	陳昭瑛	臺灣大學
	楊儒賓	國立清華大學（常務編委）
	劉述先	中央研究院
	鄭吉雄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
	蔡振豐	臺灣大學（常務編委兼執行編輯）

序

《中國經典詮釋傳統》這套書（共三冊），是在 1998 年 8 月 1 日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這段期間，臺灣大學所推動的「中國文化經典的詮釋傳統」研究計畫的部分成果，現在趁著這套書付梓出版之際，我想說明研究計畫的緣起與目標，以就教於讀者。

「中國文化經典的詮釋傳統」這個研究計畫，是「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整合型研究計畫（2000-2004，教育部所推動「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之一）之前置性計畫，是臺大同仁所推動，參與的學者包括臺大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院專任教師，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以及國內外各大學對於「中國經典詮釋傳統」這個課題感到興趣的學者。在第一階段兩年的計畫執行期間，我們就自己專業領域進行研究，撰寫論文，共舉辦八次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分別送到臺大、中研院、中央大學各學術性期刊審查發表，再由李明輝、楊儒賓和我依論文主題及性質編輯成為三冊專書。

這個研究計畫的推動，主要是著眼於中國學術史上有其悠久的經典註疏傳統，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從這個學術資源中，我們可以發展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質的詮釋學。這種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詮釋學，就其發生程序而言，與西方近代的詮釋學頗有恍惚近似之處：兩者皆起於詮釋者與經典之間的主體性之「斷裂」，使兩者之間溝通不易，索解無由。但就其本質狀態觀之，則中國詮釋學自有其深具中國特色之面相，值得加以發掘。從中國的經典註疏傳統所見的中國詮釋學，在儒、釋、道各家有其互異之面貌，在文學、史學與哲學經典中亦有其特殊之展現方式。這個研究計畫針對上述中國文化中之經典詮

釋學這個學術領域，進行集體研究。現在所出版的這三冊，是研究計畫同仁在 1998 至 2000 年期間的部分研究成果。在「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從 2000 年 1 月開始推動以後，就與「中國文化中的經典詮釋傳統」計畫同仁融為一體，齊頭並進。我們希望隨著研究計畫的執行，陸續將研究成果編為專書，在《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刊》中陸續出版。我們感謝許多海內外朋友和先進，擔任本叢書的編輯顧問與編輯委員。

這個研究計畫課題廣泛，牽涉多方，所謂「道假眾緣」，如果不是眾多前輩和朋友的鼎力支持，這個研究計畫實在難以啓動。「起但是緣，故名緣起」（《華嚴金師子章·明緣起第一》），關於這個計畫的緣起，我要特別感謝臺大陳維昭校長和李嗣涔教務長的鼓勵，他們的支持促成了「中國文化中的經典詮釋傳統」這個研究計畫，也正是在這個計畫的基礎之上，我們繼續擴大規模與研究範圍，而有「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整合型計畫的推動。其次，支持並參與本計畫的國內外學者名單太長，我無法一一列舉致謝，其中臺大張亨教授、中央研究院劉述先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羅格斯（Rutgers）大學涂經詒教授等，從 1998 年本計畫開始時，就長期參與，提示意見，本計畫同仁都銘感在心。此外，勞思光教授、余英時教授、戴璉璋教授、王靖宇教授、林毓生教授、孫康宜教授，都直接或間接對本計畫同仁多所啓導，我們衷心感謝。

本計畫從 1998 年 1 月開始推動以後，同仁所撰寫的論文為早日獲得海內外先進的指教，而投稿刊載於下列期刊或專書：

- 1.《臺大歷史學報》第 24 期〈中國經典詮釋〉專號（1999 年 12 月，臺大歷史系出版）。
- 2.《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3 期〈中國經典詮釋〉專號（1999

年9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

- 3.《中國哲學》第22輯《經學今詮初編》專刊（2000年6月，北京：中國哲學編輯部出版）。
- 4.《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3期〈中國經典詮釋〉專號（2000年12月，臺大文學院出版）。
- 5.《人文學報》第20、21期合刊〈經典詮釋與中國思想史研究〉專號（2000年12月，國立中央大學出版）。
6. Ching-I Tu 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N.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

計畫同仁的論文在上述刊物發表後，均經過修訂後才收到《中國經典詮釋傳統》這套書中，我們特別向上述期刊的編委會及專書編者敬致謝意。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的韓效忠先生和江顯新先生護持中華文化不遺餘力，他們發心出版這一套書，支持人文學術，我們十分感謝！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世界諸多文明對話的新世紀，但是，在文明對話之中，只有愈深入自己文化的根源的人，才能與異文化進行深入而有益的互動、對話與調融。「中國文化中的經典詮釋傳統」這個研究計畫的立意，就是希望深入挖掘中華文化的思想資源，從中國經典中開發具有普世意義的價值意識，並且從東亞知識分子長達二千年的讀經解經傳統中，建設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經典詮釋學。「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我們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我們現在所印的《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三冊，只是一個小小的起步，《荀子·勸學》云：「不積蹠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騁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我們希望現在邁開的一小步，能夠成為千里之旅的首途。「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楚辭·離騷》），前路方遙，縹短汲深，我們誠懇地盼望海內外學界先進的指教。

黃俊傑

序於臺大歷史系

2001年8月15日

導言

一

本書是《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第一冊，收集十二篇論文與兩篇學術座談會紀錄，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理論與背景〉收錄討論西方詮釋學的論文五篇，與回顧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論文五篇，為這一套書提供理論基礎與相關研究背景。第二部分所收四篇論文都是討論中國經典詮釋史所出現而具有普遍意義的課題。我想先介紹本書各篇論文的主旨，再說明各文所觸及的重要課題，以作為讀者閱讀全書的參考。

二

第一篇論文〈經典在詮釋學上的意義〉的作者張隆溪，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兼該校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是國際知名的學者，著述宏富，對中西文學詮釋學之比較創獲尤多。¹張教授在本書第一篇論文中循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的思路，探討經典在詮釋學上的意義。他強調，經典並不是靜態不變的文本，經典並非存在於純粹的過去，也不是與解釋者無關的外在客體。因此，經典的所謂「無時間性」並

¹ Longxi Zhang, *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譯本：張隆溪著，陳川譯：《道與邏各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不意味著它超脫歷史而永恆，而是說它超越特定時間空間的局限，在長期的歷史理解中幾乎隨時存在於當前，也就是隨時作為當前有意義的事物而存在。當我們閱讀一部經典著作時，我們不是去接觸一個來自過去、屬於過去的東西，而是把我們自己與經典所能給予我們的東西融合在一起。經典是文化傳統的體現，經典的文本超越時代及其趣味的變化，所以成為現在與過去聯繫的最佳途徑。解釋者與經典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而是相互對話的參與式關係。張隆溪教授所提出的上述論點，值得讀者開卷之際三復斯言。

張鼎國所撰的第二篇論文接著探討經典詮釋註疏中詮釋的定位及其取向。張教授專攻詮釋學，已發表多篇重要論文。²張鼎國的論文的問題意識也是從高達美出發，高達美為了要彰顯出人的存在之歷史性，而主張一切能發揮實效的理解詮釋，都是一種「不同地」理解。然而，這個有意沖淡詮釋者主導地位的新創說法，卻立即引起新一代意識形態批判理論學者的不滿，而思重返理性啓蒙的基本立場，再度倡議極具積極批判與進步意識的作「較好地」理解之說。張教授這篇論文分析這兩種立場，反省這些不同態度的爭執中，對於經典註疏工作的理論深度及自我反省的啟發及其適用性。張鼎國在分析以上這兩

² 張鼎國：〈詮釋學、詮釋論、詮釋哲學〉，《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4期（1997年12月），頁116-142；〈「書寫求異」與「詮釋求通」：追究一場南轅北轍的哲學對話〉，《東吳哲學學報》第3期（1998年4月），頁179-207；〈理解、詮釋與對話：從哲學詮釋學的實踐觀點論多元主義〉，收入蕭高彥等編：《多元主義》（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8年），頁307-335。

種態度之後，接著指出：哲學詮釋學對經典詮釋的研究工作具有兩項啓示：第一，所有詮釋理解之活動，都不是從零點出發，而必然包含著對既有傳統經典的尊重與傳承，以及期望令其持續發揮實效及影響的努力。所謂「權威」除了經典本身的權威外，還有一個歷代註疏隨著時代的要求而建立的權威，註疏的標準則要從註疏者是否能發揮經典要義，促使舊的經典展現出新時代、新處境的適用性與影響效應而論。中國思想傳統中的學統、道統與正統之爭，更增強傳統歸屬的重要與承傳的迫切性。第二，哲學詮釋學主張詮釋理解不是向著過去，而是針對當下並指向未來的開放發展。這種聯結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取向不見得保證成功，而只是一項預期的、對於某種「完滿性的前把握」而已。張鼎國認為，當代詮釋學這兩項基本看法，對於經典詮釋工作的延續性與開創性深具啓示作用。

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所展現的是一個「生命的學問」的世界。經典詮釋者經由註疏經典而企慕聖賢優入聖域，將學問的追求迴向自己的身心。³這種解經傳統和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的「生命哲學」頗有神似。本書第三篇論文作者張旺山之所以探討狄爾泰的「生命的詮釋學」，就是借他山之石以爲我們攻錯之用。張教授嘗著有專書介紹狄爾泰，⁴他在這篇論文中指出：狄爾泰認爲，「人」基本上是一種「心理物理的生命

³ 參看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470-482；Chun-chieh Huang, *Mencian Hermeneutics: 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p. 209-272.

⁴ 張旺山：《狄爾泰》(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

統一體」：心、物二者在人身上形成了一種「活生生的關連」。狄爾泰認為，最直接給予我們的東西，乃是「體驗」，這些體驗存在於人的一生中始終維持不變的「關連」之中。因此，狄爾泰認為，我們可以用「心理性的東西」一詞指稱這種關連，並以之作為進行判斷與理論論述的邏輯主詞。在狄爾泰哲學中，生命乃是在「人的、社會的、歷史的世界」中，透過「體驗—表現—理解」所界定出來的一切。「生命的客觀化」就是「精神在感官世界的實現」：包括稍縱即逝的「表現」（如：表情）以及持續百年始終具有支配地位的政治體制與法典。狄爾泰大力強調：每一個個別的生命表現，都在這種「客觀精神」的領域裡代表了某種「共通的東西」。所謂「歷史的世界」中的一切，都具有「歷史性」：人就生活在歷史之中！歷史與生命相即相攝，不可分離。張旺山所介紹的狄爾泰的「生命的詮釋學」，與中國經典詮釋學之「爲己之學」的特質，實可互相發明。

在各種類型的經典之中，宗教經典有其特殊性。本書第四篇論文作者黎志添指出：宗教經典的獨特性質在於：從論述開始、成為作者的作品、以及其後脫離作者自成一獨立的文本世界、直到不斷與讀者的心靈交會、達到新的自我理解的每一階段過程中，宗教經典所指涉的意義和對象基本上都是面向宗教信仰者（群體）。宗教經典不單為宗教信仰者揭示所意指的神聖事物的意義，並且，更是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意義（meaning）、真理（truth）和實在（reality）。但是，從詮釋學來說，由於宗教經典也是一種書寫語言的論述，因此它必然和個人的宗教信仰有所不同。宗教信仰不是以語言作為主要傳達的媒介或是受語言的規則所限，所以宗教信仰應算是前語言性（prelinguistic）

或甚是超語言性（hyperlinguistic）的。宗教信仰的根底屬於一種獨特的經驗，是宗教信仰者「終極的關懷」或「絕對的依靠」。但是，宗教經典卻是通過書寫語言（主要是宗教語言）的形式的論述（包括：詩歌、故事、神話、象徵、交感和啓示），以表達宗教信仰者與神聖事物相遇的經驗及其對神聖事物的自我認信。宗教經典毫無疑問應該成為一個詮釋學課題。

黎志添教授這篇論文以高達美與利科（Paul Ricoeur, 1913-）的理論與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互相比較，他認為不論古今中外，文本閱讀與詮釋是人類普遍的經驗，也因此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閱讀與詮釋方法。黎志添引用張隆溪的看法並指出：在中國或西方的詮釋歷史中，存在著各種閱讀方法。任何唯作者論、唯文本論或唯讀者的詮釋方法，都脫離閱讀和理解的實踐經驗。作者、文本或讀者都不能成為一自足和自全的詮釋單元。在這個意義下，高達美和利科二者的對談模式的哲學詮釋學的確具有深刻的價值與意義。黎志添所提出的上述觀點，曾具體地展現在他對於《抱朴子內篇》的研究論著之中，⁵值得研究經典詮釋的學者深思。

最後，任何有關中國經典詮釋的研究，可能都必須嚴肅地面對來自後現代主義的質疑與挑戰。孟子（371-289? B.C.）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孟子·萬章上》第四章），朱子（晦庵，1130-1200）解釋孟子「以

⁵ 黎志添：〈《抱朴子內篇》的歷史處境：葛洪神仙思想的宗教社會意義〉，《清華學報》新29卷第1期（1999年），頁35-58。

意逆志」的涵義說：⁶

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

朱子的解釋受到後儒的批判，德川時代（1600-1868）日本儒者西島蘭溪抨擊朱子的解釋尤其有力，他說：「心無古今，志在作者，而意在後人，由百世下，迎溯百世曰逆，非謂聽彼自至也。」⁷我們可以說，朱子對「以意逆志」的解釋近於現代主義的立場，相對而言，西島蘭溪則採取近乎後現代主義者的立場。本書第五篇論文的主旨就是在於探討經典詮釋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本文作者王晴佳教授現任美國羅文大學（Rowan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專書析論中國現代史學。⁸王晴佳教授在本書第五篇論文中指出：後現代的閱讀經典的方式，注重的是經典的表層，並不注重經典本身的深刻內涵。換言之，從現代的閱讀與詮釋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得對經典的一種統一而基本的理解，而是將閱讀的過程開放出來，將整部經典展現出來，變成一種花園風景（landscape），讓人們（讀者）隨意瀏覽。於是，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時間上的延續（經典內容的邏輯展開），在後現代主義中就被轉換成一種自由開放

⁶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1，頁180。

⁷ 西島蘭溪：《讀孟叢鈔》，收入關儀一郎編：《日本名家四書註釋全書》（東京：鳳出版，1973年），第13卷，卷9，頁353-354，引文見頁354。

⁸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的空間，讓人們在閱讀的時候，各取所需。從重視時間到重視空間的轉換，正是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主要區別之一。王晴佳認為，後現代主義雖然新穎，但與古代中國人閱讀經典的方式，也沒有太多的差別。一般中國人對待《四書》、《五經》的態度，也常常是根據需要而選擇運用適用的段落，沒有多少人真正能對經典進行現代主義式的系統研究。再者，中國的經典，如《論語》、《孟子》，本身也是一個各種不同成分的綜合，而非系統完整、邏輯嚴密的專著，可以讓後代讀者各取所需。

三

本書第六、七、八等三篇論文，都回顧中文學術界與國際漢學界對於中國經典詮釋這個領域的研究現狀，為《中國經典詮釋》這一套書中各篇論文提供參考學術背景。

在浩如煙海的中國經典及其解釋作品中，《易經》居於首出之地位，皮錫瑞（鹿門，1850-1908）撰《經學通論》（刊於1907年）開宗明義就強調：「治經者當先知此經之大義。」⁹熊十力（子貞，1885-1968）也有所謂「易海」一詞形容易道之淵深。臺大中文系的鄭吉雄¹⁰教授在本書第六篇論文中，全面回顧二十世紀中文學術界關於《易》的研究成果，歸納為六種觀點與三個時期。鄭吉雄分析百年來中國學術界詮釋《周易》的取向，大致上可分為以傳統易學成果為基礎的詮釋、以科學

⁹ 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河洛圖書公司，1974年臺景印初版），頁1。

¹⁰ 鄭吉雄最近有新書論清代學術，見鄭吉雄：《清儒名著評述》（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

精神為主體的詮釋、以思想觀念為中心的詮釋等三類。他指出，以傳統易學成果為基礎的詮釋的特色在較重視傳統的象數學說；以科學精神為主體的詮釋，重視歷史考據方法，其近源為王國維（靜安，1877-1927）「二重證據法」，遠源可追溯至乾嘉學者蘊含科學精神的治學傳統；第三種詮釋類型「以思想觀念為主線的詮釋」，包含了衍生式的詮釋、貫串式的詮釋和整合式的詮釋等三種。

以英文為主要語言的國際漢學界關於中國經典及其詮釋的研究，在過去數十年來也累積了可觀的成果。本書第七篇第一部分先回顧晚近英美學術界對於中國經典以及經典詮釋傳統的一些重要研究趨勢。第二部分再以歷史年代為序，簡略介紹英美學界關於中國經典及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本文作者方克濤（Christopher Fraser）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員，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方克濤在回顧研究英文論著以後，以 *Warring States Working Group*（「戰國經典研究組織」，英文簡稱“WSWG”）研究計畫為例，提醒我們文本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先秦哲學原典不太可能皆出自某「大師」親自所言或所作，而且我們亦不能預先假設原典具有任何統一而融貫的哲學主張。先秦原典甚可能係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由不同作者經年累月所發展而成。在這種情況之下，設若詮釋者預先假定先秦原典具有統一的哲學觀點，並以重建此統一的哲學觀點作為詮釋的目標，則顯然可能導出不完整、不融貫甚或過於簡化之詮釋。因此，為了充分掌握先秦諸子原典的豐富內涵，我們即必須將之視為收錄許多短文之雜文集。由於此諸短文甚可能表達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主張，因此我們有必要儘

量釐清此諸短文之寫作年代及其理論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我們亦不能排除某些原典（如《論語》和《墨子》、《孟子》和《荀子》等）同時、並行寫作之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不同學派在辯論後將其結論加註於原典中之可能。方克濤認為這種研究進路，應能對中國古典文獻之形成歷史、文獻在先秦士人與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古代中國思想的演變，勾勒出較為清晰、完整的圖像。方克濤所強調的文獻研究法，主要是針對歐美漢學界趨新重於守舊的學風而發，他所強調的其實正是傳統中國學人所重視並採取的研究方法。

本章第八篇論文作者李淑珍教授介紹韓德森（John B. Henderson）、范佐仁（Steven Van Zoeren）和葛德納（Daniel K. Gardner）三位學者在中國經典詮釋研究這個領域的新著，對於讀者掌握最近的研究進展頗有助益。除了上述三位學者之外，最近韓德森有專書論宋明儒學、回教、猶太教以及早期基督教史上的「正統」與「異端」；¹¹周啓榮、韓德森與伍安祖也合編一冊論文集。¹²此外，1996年10月10-12日美國Rutgers大學涂經詒教授召開「中國文化中的詮釋學傳統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會中所發表之論文並已編輯成書出版。¹³為進一步拓展「中國文化經

¹¹ John B. Henderson,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Confucian,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¹² Kai-wing Chow, On-cho Ng, John B. Henderson eds., *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s, and Hermeneutic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¹³ Ching-i Tu,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